





元

桐江集目錄

石峽書院賦

晦菴集鈔序

南軒集鈔序

東萊集鈔序

滕元秀詩集序

張澤民詩集序

趙賓暘詩集序

馮伯田詩集序

名僧詩話序

○寓宅十詠序

孫君山經序

帝裕及感生帝說

詩總角突弁說

歙縣柳亭真隱仙翁

廟記

宋氏實輝樓記

在亭記

秀亭記

平實記

心境記

重修嚴先生子陵祠堂記

南氏榮親堂記

居竹記

黃岩州孝行坊記

水村精舍記

益官州延登院記

覺喜泉記

景疎菴記

橫於外航口善應菴記

九峯寺重修佛殿記

九峯法善寺千佛閣記

建德府南山禪寺僧堂記

徽州東門觀音堂記

臨安縣琅壁土地廟記

徽州重建紫陽書院記

黃堂記

亭

讀潛虛疑跋

讀明道先生詩跋

讀王荊公詩說跋

讀劉屏山詩跋

讀朱文公書劉屏山詩跋

讀朱文公禮儀經傳跋

讀樓攻媿桐君祠記

跋

讀太倉稊米集跋

讀陳同甫集一跋

二跋 三跋

讀陳君舉答晦翁書跋

讀胡訐事夢星書跋

讀宏詞摠類跋

讀李滴水集跋

讀盤谷序跋

讀劉章稊誌跋

讀續釋常談跋

讀貧牕剡溪集跋

續集有

讀包宏翁弊帚集跋

讀鄭北山集跋

讀後山詩話跋

讀后山詩注跋

跋國史定菴胡公升丁巳雜藁

跋羅鄂州爾雅翼

跋尤水寮詩

跋昭武黃滌文卷

跋吳古梅詩

跋汪崇亮詩

跋吳蘭舉詩

跋程君師中時文贊卷

跋趙君章泉詩

跋陳同年信學去官本末

跋阮梅峯詩

跋所抄陸放翁詩

跋戴石屏詩

○ 吊鶴賦 續集有

梅花賦 宋璟作

跋馮深居詩

跋程舜俞詩

跋僧如川詩

跋胡直內詩

○ 孫元京詩集序 及詩評

孫次臯詩集序

後近詩跋

吳尚賢漁磯胜語序

吳尚賢漁磯續語序 吳尚賢詩評

送白廷玉如當塗詩序 跋俞伯初序詩

程斗山吟藁序 跋舒碧雲寓藁詩

楊初菴詩卷序 汪斗山識悔吟藁序

曉山烏衣圻南集序 婺源黃山中吟卷序

送紫陽山長列仲鼎序 跋江石卿詩文

滄浪會稽十詠序 稽古圖序

僧汝舟濟川字說 續集有 霍君澤字說

跋茅山梁中砥柱所藏東坡和太白感秋詩

跋俞仲疇詩 跋曹之才詩詞三摘

又

○送俞唯道序 續集有 跋孔端卿東征集 續集有

跋君至庚辰詩 跋俞則大詩

跋伏仁近詩集 跋臧子雲詩 征集

跋張仲寔詩 跋馮庸居恪詩

周子無極辨 老子無極辨

莊子無極辨 魏仲秉求道號

○送汪復心 續集有作汪與元復心說在四十三卷 四遠齋詩序

僧一山魁松江詩集序 鮑子壽詩集序

志隱堂詩序 送柳州教授王俊啟

送趙山長序 進齋記 續集有作序

題周君日起詩冊

送汪師魯序

跋鄭子封詩

清渭濱上人詩集序

王堯臣君謹詩跋

楊逢原詩跋

送佛陀恩歸雲門寺詩序

題余問好丙申丁酉詩稿

贈齊君龍吉詩序

節婦丘母周氏詩序

揚商英善惡勸懲錄序

曉窓吟卷序

劉光詩跋

劉元輝詩摘評

荅曹宣慰書

李藝圃小集序

續集有

送胡芸北行序

出征海外青詞

平瓜哇露布

崇壽節賀表

虛谷書院上梁文

建德府李明倫堂上梁文

府治至清堂上梁文

嚴州歸附表

報恩寺修造疏

醫榜

與曹弘齋書二十一卷

東二弘齋回一

荅趙雲崖

與畢觀竹

乙亥年前上書論賈士道十可斬罪二十二卷

乙亥後上書本末

權刑部侍郎周公端朝謚

富順汪知監墓誌銘五卷

兩請浙漕貢士舒公墓誌銘

江山縣主簿宋君墓誌銘

雙澗居士馬君孺人姚氏墓銘 二十四卷

場圃處士吳公墓誌銘

校尉方君墓銘 二十五卷

林東岡用晦墓銘

故柳溪何府君墓銘

先祖事狀 廿六卷

先君事狀

叔父七府君墓銘

叔父八府君墓銘

叔父九貢元墓銘

先兄百三貢元墓銘

到任謁先聖文 二十七卷

謁子陵九賢文

謁宋廣平六公賢守文

謁南軒東萊先生文

謁諸廟神文

祭曹朝奉文 號敬齋清甫涇之父

祭工部程侍郎文 元岳 二十八卷

哭兄百山貢元文 字崇德

祭亡男雷孫文 漁隱叢話攷 二十九卷

古今類摠詩話攷 詩話摠龜攷

詩海遺珠攷 詩苑類格攷

瑤池集攷 張天竟律詩格攷

詩人玉屑攷 竹莊備全詩話攷

可言集攷 鄭清所進聖語一 三四三五

元本小序係小
字夾行

方虛谷

桐江集第一卷

石峽書院賦

歙睦兩郡之方氏皆東漢賢良真應仙翁之後墓
在淳邑廟則歙亦多有而此邑本歙之東鄉同年
宗况府判寺簿君玉於仙翁墓傍近為石峽書院
以淑同志田守郡七年始獲以勸耕耒與謁奠謹
成古賦一首求教併呈蛟峯尚書諸公
歷故鄣之遺區兮沂桐江而西上百灘跳以湍駛兮
萬峯間其清朗挹寒碧以濯纓兮晚空青而停漿維
還淳之古邑兮割歙封之東壤昔固嘗郡於斯兮猶



民稠而土廣予家於紫陽之下兮啓此邦之來長雖
視之若恭梓兮愧曾微於善狀七閱歲曷不歸兮駭
童顛而槁項賴多士之微俗兮遵砥途之坦蕩猶阡
陌以勸耕兮嘉農畔之詢讓偉深衣與大冠兮勞予
行之鞅掌曰肄業於精庐兮新石峽之塏奠領袖者
誰與同姓兮又同登於虎榜鬱經綸其莫究兮聊私
淑乎吾黨瞻吾宗之蟬嫣兮叩古初而遐想方雷氏
之媿軒后兮寔得姓之攸昉至姬周而昌大兮叔佐
宣而善將參台南於雅什兮詠其猶之克壯伯牙之
師子春兮絃山水之幽響燎西都之九鄉兮字君寔

而名賞紛蠅起以鋤新兮有平陵之相望成敗不可
以論人兮亦一時之倜儻緬真應之仙翁兮知駕鶴其
焉徃彼金碗之出人間兮孰不樵牧於烟莽與釣壇
屹其東西兮此佳城歸乎無恙群雲仍之簪綫兮謹
歲時而來饗隱鷗原者曰干兮守雉山者曰亮保土
字以綏靜兮擅詩名而高尚皆賢者之苗裔兮匪郡
乘之私獎予君玉父之好修兮鼓斯文而為倡昆季
儼其連璧兮邁坡穎之超放出寸雲必為霖兮寧退
處而孤抗肯斯堂於傍近兮奉聖賢之遺像聚學徒
而莊止兮咸攝齊於函丈俾掃松而釋菜兮契予衷

之歆仰撫鹿洞之故實兮謂升堂而受講嗟子學之
久荒兮艱弄斤於般匠拾夫子之糟粕兮竊有聞於
疇曩情之動貴省察兮性之靜在乎存養未發固無
所偏倚兮發則欲各有攸當致知以進其識兮居敬
以除其妄如鳥翼之必雙兮如車輪之必兩日用飲
食無非道兮勿馳情於恍惚一念一慮之間兮分聖
狂於克罔嗜近世所以不古兮冒名揚之置網科奪
之壞人心兮競區區之得喪屬生子而取大兮幼常
視於無誑以干祿為始教兮將終身其奚伏天或者
惡其然兮斯草弊而矯枉無所為而為孝兮真儒庶

其可訪聲乃心於希瑟兮樂厥躬於陋巷顏曾頌何
必仕兮勝齊魯之卿相或塾居而受書兮或野芸而
植杖君子晬盍以潤身小人給夫一餉化鋸鋒而牛
犢兮息鋸箭之鷓蚌奉幽酒以介眉壽兮豈太平之
無象嬰吏微而弗予蚘兮言及茲而泚頰予固將引
而去之兮疇敢卜隣於思曠

庚寅三月二十五日貞復堂燈下坐兩取新安
文獻志校定此篇是日海昌吳君葵里未
許以宋刻梁溪漫志借鈔

晦庵集抄序

文公集一百卷續集十一卷日讀一卷計三月餘日
日讀三卷亦三十餘日始畢孝者能如是鮮矣凡天
下之火編帙立程用功不為事物所間斷日復日從

事焉必如期而周遍者非身閑心靜不能也公語錄有類殊便檢閱然門人弟子所記不尽得其精微間亦有舛刺者未若公集則皆出之親筆而無可疑者也近有續近思錄雖稍取公集入類而一百一十一卷中精微何可勝筭未免李一遺十百回曰讀公集亦既周遍乃句抄節拆為四十類以觀之天地陰陽鬼神五行心性命仁義禮智之說道之体也其不入於六經四書諸先儒之類者揭以為首次道躰類第一道莫大於仁自孔門以至於公所以教人者莫先於求仁次仁類第二求道在仁求仁在李李莫

切於敬公所以講之者至矣次講李類第三凡李之要先四書後六經次大學類第四論語類第五孟子類第六中庸類第七六經莫與於易啟蒙本義所以作次易類第八定書刪詩作春秋皆孔子親筆公以書說付蔡仲默詩有傳春秋雖無著撰微言亦精次書類第九詩類第十春秋類第十一禮以儀禮為經周官大小戴為傳公嘗修禮儀訖至朝邦國次禮類第十二古樂既亡意犹可論次樂類第十三古今異宜名物法式不同不經公弗言次制度類第十四一理萬物聖傳晦煙卓爾無極開我後人次周子類第

十五龍門笙鏞韶濂沂洙次程子類第十六先天經
世西銘正蒙羽翼後先次邵子類第十七張子類第
十八龜山之南後有延平上蔡之沈後有五峯五峯
傳之南軒延平傳之公次龜山類第十九上蔡類第
二十延平類第二十一五峯類第二十二岳麓嚴澤
左右切嗟次南軒類第二十三東萊類第二十四荀楊
董王以至韓歐有醇有疵一槩諸聖次諸子類第二
十五治亂得失史亦不可不習次諸史類第二十六
資有高下李有淺深時不乏人以前代人次為古人
物類第二十七本朝人次為近人物類第二十八學

必見於用次言治類第二十九用不用係乎時次時
事類第三十仕止行藏在我者可必次出處類第三
十一文雖道之末言無文行不遠次論文類第三十
二詠歌情性雖非一百五篇公所自為及品藻皆非
苟然次歌詩類第三十三安石不知道判心迹離內
外為世惠公痛闢之次荆李類第三十四馳騁詞章
耽酣筑瞿不斂柯葉而昧本根次蘓李類第三十五
專踐履鄙講讀禪機而儒言次陸學類第三十六王
伯義利混為一區推管尊遷去道彌遠次浙學類第
三十七似是而非龐說孔多公嘗著雜學辨次雜學

類第三十八詖淫邪遁吾道之賊其端毫差水火不相入次異端類第三十九閨有餘筮有竒大匠材良醫藥無遺棄次雜事類第四十嗚呼公之學盡在是矣然其大要亦可得聞乎傳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聖人之道如是而已其在天則於穆不已而各正性命也其在聖人道之行莫如堯明德而上睦族而下一也道之明莫如孔子志孝從心安老懷少一也其在學者盡已之心之謂忠推已之心及人之謂恕亦一也近理亂真者妄意於成已而不足以致物商功計利者又一切以成物為急務而不

本於成已此佛老管商所以異於吾道者二而分之也如荆學者以一人之身兼所謂二而分之者其說以高明處已以中庸待人肆誣流禍湮塞正傳公奮然起於南渡之後適又有各執其一偏者以為斯道之翳公所以循循善誘如孔子而又申之以孟子不得已之辨者其亦有見於聖人之道本末內外有有形影之不相離者耶程子曰体用一原顯微無間此之謂也學者欲觀此四十類而通焉則亦無易乎是說矣是必有身閑而心靜者其庶乎知之也哉

孟軻氏沒由秦漢以來士未有知道之為何物而學之為何事者也韓愈氏能言道之耶而未得其要其學由文而入至本朝諸大儒出而後道與學之要大明於天下衣冠南渡得其傳而尤親載者吾晦庵與南軒爾且道何物也仁義禮智是也即天之元亨利貞也元者善之長即仁之所以首四德包萬善者也人而能全其本心之仁則道在是矣故曰仁者道之要學所以學是道也世之為學者其說千蹊萬端大者放漫倡佯小者破碎纖巧而其歸卒無所得先儒獨得其說以敬為主而又廣推其義曰主一之謂敬

無適之謂一人能終始乎此敬而仁在是矣故曰敬者學之要南軒平生守此二者為之準的所謂言仁錄主一箴者皆知要之言也是故能以其身方駕並驅於千古之上為一世道學之宗主夫豈偶然也哉然則道之準的在乎仁學之準的在乎敬敬則仁仁則道此不可易之要也而所以漸磨視效者犹有人焉南軒以魏國忠獻公為之父以胡文定五峯為之師以晦菴東萊為之友而又取諸古人其修身也期以顏子為準的著希顏錄其治世也欲以孔明為準的著諸葛武侯傳上下古今內外体用學莫不得其

要以守之其親切可繫見者蓋如此子節抄南軒集
分類以觀若是說於前將以曉士大夫之有志於道
學者宜不可不得其要以為之準的也

東萊集抄序

東萊先生呂公諱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徙壽春
始相太宗真宗者曰蒙正謚文穆公其父龜圖嘗為
起居郎知泗州龜圖之弟龜祥嘗為殿中侍御史知
壽州子蒙亨大理寺丞生夷簡三相仁宗封申國謚
文靖公始家開封先生大世祖也夷簡五子二至相
輔公弼樞密使謚惠穆公公著為平章亦封申國謚

正獻公公著三子長希哲封滎陽子生好問亦長子
尚書右丞封東萊郡侯先生曾祖也好問五子長子
本中為中書舍人擅詩聲號大東萊先生第三子綱
中嘗為駕部郎官先生祖也先生父大器從兄弟九
人君長嘗為倉部郎官知黃州池州吉州先生從兄
第十六人而先生居長紹興七年丁巳倉部婦翁曾
文清幾為廣西漕從在甥館以三月十七日生於靜
江府以祖駕部致仕思補官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倉
部為福建憲幹先生年十九始從待次長汀尉三山
林公之奇游初銓注南岳祠再銓授嚴州桐陵簿孝

宗隆吳元年癸未禮部奏名第六人殿試科甲第九人又中博學宏詞科改南外宗教乾道元年乙酉侍倉部之池州州治左序讀書堂犹存二年丙戌丁丙憂四年戊子左氏博議成五年己丑除太學博士特次改差嚴州州學教授南軒張公來為守六年庚寅再除太學博士兼國史實錄南軒亦名為即寓居同巷此二先生相與講學之始末也七年辛卯改官名試除正字八年壬辰丁倉部憂九年癸巳陸九齡子壽來會於婺源熙元年甲午始編讀詩記陸子靜九淵來除崇道祠如紹興府有入越錄二年乙未夏如

建寧府之武夷訪晦庵先生諸公同編近思錄晦庵送先生至信州鵝湖二陸荆清之子澄昏來曾有入閩錄而鵝湖辨難語世不傳三年丙申如衢州哭汪公應辰又往會晦庵於衢冬除秘書郎與修徽宗實錄四年丁酉被旨校正文海後名皇朝文鑑五年夏除小著兼權禮部郎官冬除大著十二月感末疾是年晦庵起知南康軍六年正月詔與添差參議官以文鑑除直秘閣始定家於婺六月奉武夷祠七年庚子作大事記秋再除大著辭添差浙東帥參尋奉明道祠是年南軒陸子壽卒八年辛丑七月二十九日

卒年四十五嗚呼天之生賢如先生者數百年一人耳而壽止此予讀先生前後別外集摘抄要語如晦庵南軒蓋謂親筆所著勝於語錄而先生無語錄傳世晦庵楚辭注南軒後集奏議亦未暇抄而先生大事記可摘者亦不在此惟儒學之盛莫盛於乾淳而象山之學曰覺晦庵以其務在頓悟而規之陳亮同父談王伯崇漢唐晦庵以浙學為事功不取也先生處其間亦不明闢其非身與晦庵南軒鼎立為三以淑海內學者而異趣之徒自然和諧無所容其排擊此宰相善用人之弘度密謨也而天不假年悲夫

晦庵老壽不究其用乃有偽黨之禍及三大儒皆論謝侂遠清嵩全道相繼柄國濁亂天下嫉是者擯斥之如仇讎借美於是者以虛文示褒而實不與假道於是者以剽竊譁世取寵而行不至微言絕大義乖孰有能振斯文而起之者乎晦庵謚文公南軒謚宣公先生謚成公皆從祀於大成殿此則百世不可易者也

滕元秀詩集序

詩貴活貴響不然則死語啞語也始回至郡讀釣臺集見有日月色搖江如乘走者噫此非所謂活語乎

又見有所謂七里風煙萬里寬者蓋亦響而不啞心
異之細視則郡人龍嶺老樵滕公所作也訪求數年
乃得公學行之詳公諱本字元秀嚴州建德縣人以
紹興七年丁巳生至嘉定十七年甲申卒年八十八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以書經領鄉薦屢上南宮不第
紹熙元年庚戌特奏名初筮徽州歙縣尉終更毋憂
再調温州平陽縣丞秩滿忤郡將請祠以歸自是監
南岳廟凡五任娶皇甫氏兩男先公卒無孫三女一
嫁新城縣士人公之歸自永嘉也積俸楮八百千付
新城墾買田無賣者墾家橐其楮歲以田八十畝輸

租入會官行新楮一易二縮為四百千既而墾亡以
楮歸公失田入而楮亦散愈益貧甚家今城西湖之
阜頗有花木水竹之勝與鄰居故臨海縣丞喻公如
墳字仲和尤厚善詩卷日往來晚跣足不出而詩效
香山宛丘之躰多次其韻或謂公前身乃廣智寺僧
清首座故學兼儒佛其卒也郡守趙公立夫郊祭祖
墓墓在今溪南鶴山詩全集三十卷號無所可用集
三衢鄭景龍嘗取一二入中興詩選淳祐中郡守趙
公汝歷假其集不歸公宗子承孫字子由登嘉泰壬
戌第仕至南雄糾幕回從其孫茂叔得公詩一帙又

從臨海縣丞喻公之子發得公真蹟數十紙合鈞臺
集等所見編為三卷計詩三百首以詔後學夫詩貴
活其說出呂居仁貴響其說出潘邠來近世為詩者
七言律宗許渾五言律宗姚合自謂足以符水心四
靈之好而闔衎粉繪率皆死語啞語試令作七言大
篇如蘓黃李杜五言短篇如韋陶三謝嵇阮建安七
子則皆縮手不能又且借是以為游走乞索之具而
詩道喪矣今公之詩零落十不一存其仕於歙平陽
詩不可得見所可見者未仕已前詩及暮年詩耳有
誠齋亦有放翁有江曲亦有唐人跳脫窠臼擺落脂

膩無近世卑陋酸嘶之習當其時謠謂浙右滕元秀
江西刘改之然龍洲道人詩曰未敢以為然外強中
乾多謁客氣郡人謂公狀兒竒古音吐洪偉回雖生
晚而於詩如見公之面閒與趙君與東賓賜讀之校
正訛舛行之永久是不特修此邦之缺遺而亦為郡
者之所當為也 郡守古歙晚學方回謹序

張澤民詩集序

不純乎天理公論不盡不拔乎流俗人品不高然揭
是以自標則孔融嵇康不容於曹馬矣必知此者始
可與語陶淵明之詩也歟淵明詩人皆以為平淡細

讀之極天下之豪放惟朱文公能知之詠荆軻三良
桃源諸篇其氣可見而托物寄興於杯酒籬菊之間
其視桓温父子刘裕君臣犹甕中蠅蠖也賓齋先生
韓道洽字澤民家衢之開化生於開禧元年乙丑史
彌遠殺濟王時君年二十一矣年三十一端平乙未
進士第西山真先生其座主也咸淳戊辰年六十四
考舉及格班改在寓所一夕飲醉明發弗興視之卒
景定甲子予幹江東庾幕君僉判池州軍事長予二
十二歲而下交於予其於詩如莊子所謂斲輪削鑿
解牛承蜩志不分而凝於神者口不臧否人物而曾

疑是在寓所元
本誤

中有湮涓與客酬飲談笑得詩令左右筆之動數帛
圓美精熟雖極力鍛鍊者不逮無一語不平淡而毫
放之氣自不可掩舊詩予不得全見之而得其詠梅
詩極多篇有意句有韵試嘗探其根源則每與予密
言謂開禧嘉定宝慶端平以來無公論濟邸之冤諸
老大儒能言其末而不究其本網常泯滅此□極□
當宋氏之亡實由於此然張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
以然也以為網常泯滅世道淪胥將在於此弥遠號
為草佞胃之政清之號為隔弥遠之政而化實不更
疽根瘡謹愈深愈固此淳乎天理之公論惟君一人

元本空二格

元本隔

能言之君既仕鄉黨後進有拔高科由邪途者往往位報政從官君一不挂齒惟於徑畝徐公霖之死哭之甚哀屢為詩以悲之嘗為廣州理掾經畧帥馬天驥其里人以君越王臺懷古詩為譏已歲剋遍郡幕獨遺君朔齋刘公震孫將學君天驥又樓以昇他人此不謂之人品拔於流俗者乎豫章徐琦子蒼泐制檄抵秋浦予唱君和有云——詞林日凋疎生意不復新慎勿大崛竒崛竒驚世人玉堂老仙坡過海走一巡非天實罰之語言累其身蓋君之意以見做謂不當揭所有以自標於世也君歿已十四年予篋中藏

君詩三帙惟與予同官時往來詩最多摘選如千首序其意與學者共之庶或傳之不朽焉

趙賓賜詩集序

詩之存於世者三百五篇聖人剛定垂世為六藝之一使人觀之而有所感發懲創初不計其言語之工拙與夫學問之淺深也後世論詩必以言語工拙論而又必推其人學問淺深為如何然言論工者未必學問深而深於學問者亦或拙於言語此詩之所以難言也舜之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今所謂永言依永和聲者泯不復傳惟言惠尚可論

耳舜之言喜起舉之言明良此詩也即舉舜之志也
由求亦點所言雖異皆一時無韻之詩也大序曰在
心為志發言為詩彼塵汙俗染者葷羶滿腸胃嗜慾
浸骨髓雖竭力文飾乎外自以為近而相去愈遠古
之人雖問卷子女風謠之作亦出於天真之自然而
今之人反是惟恐夫詩之不深於學問也則以道德
性命仁義禮智之說排比而成詩惟恐夫詩之不工
於言語也則以風雲月露草木禽魚之狀補湊而成
詩以譁世取寵以矜己耀能愈欲深而愈淺愈欲工
而愈拙此其故何也青霄之鳶非不高也而志在腐

鼠雖欲為鳳鳴得乎是故詩也者不可以勇力取不
可以智巧致學問淺深言語工拙皆非所以論詩嚴
陵趙君與東賓賜宗學外內優上舍室祐丙辰進士
三甲歷任贛州教兩浙運幹會子庫檢察司農寺排
岸班改奉議當升朝矣近俯就鄉校主經義講席予
初不知君精於詩一再倡酬矐若乎後積久玩味謂
君詩瘦而不枯勁而不燥如趙章泉間嘗評詩君以
為唐惟有一孟東野宋惟有一陳無已予然後知君
之志慕貞曜後山之為人蓋甘於阨窮靜退而無求
者也君之志縱不得如舉之廢舜視點之不屑三子

幾焉君詩秘不示人予屢有請始得君二十年詩曰
魯齋小稿觀之其自序乃謂學必本洙泗文必本六
籍先秦西漢此以教後學入門可也使後學由此以
求君之所謂詩而不本於志則亦好龍畫虎而已予
於是存其尤者序而行之俾當世詩人反求乎根柢
之所在而無徒掇拾菁莪以事其外焉紫陽方回謹
序

馮伯田詩集序

天無雲謂之清水無泥謂之清風涼謂之清月皎謂
之清一日之氣夜清四時之氣秋清空山大澤鶴唳

龍吟為清長松茂竹雪積露凝為清荒迥之野笛清
寂靜之室琴清而詩人之詩亦有所謂清焉清矣又
有所謂新焉新沐者必彈其冠新浴者必振其衣此
以舊而為新者也古嘗黍稻麻麥皆貴新此名舊而
實新者也曰磽則易器敝則改此舍舊而圖新者也
成湯之盤庖丁之刀善用之則物雖舊而未嘗不新
者也南人於涼之蒲萄北人於閩之荔枝咀其楮腊
以為美在是矣風稍露顆珠液玉漿雖語之不信此
知其舊而不知其新者也然則詩人之詩清而後能
新即新而後能清耶老杜謂清新庾開府並言之未

嘗別言之也非清不新非新不清同出而異名此非
可以体用言也予客桐江七年得詩友兩人趙君賓
暘之瘦勁有江子我趙昌甫之風馮君伯田之清新
雜之王摩詰劉長卿張司業白香山集中或者有不
能辨如終日無人到隔林惟鳥啼如雀舌收先雨猫
頭掘帶泥如日蘇敲竹雨便碎賞花心如一春多是
雨四壁半生苔如呈吳履齋云飄風驚日月落葉滿
乾坤如廬山白鶴觀云井在丹雘煉碑殘墨欲枯如
雪川感舊云多應河畔骨便是屋中人如重陽云無
錢難得酒有菊自開花如桐廬澗水云鷗趨湍流下

魚藏石罅間如江陰君山云郡乘紀春申山曰號曰
君此五言之清新者也如題垂虹三高亭云非関前
哲真難及自是今人不肯高如賦虞司戶雙鶴云道
人已是九分清雙鶴飛來湊十分如賀虞永州遷居
云萬里遠來尋屋住四邊先問有梅無如感懷古廟
熒熒多鬼火荒村寂寂少人煙如可伶門外新歸燕
不見堂前舊主人如店荒任客來爭席郊迥無人可
問程如每向宋清求善藥閑從詹尹卜新年如除夕
兩云燈影照殘孤枕夢雨聲滴碎兩年心正旦云與
亡有數從千古寒暑無情又一年如問天底是資身

策度日應收賣卜錢此七言近體之清新也古五言
體如擬陶有云茅簷入幽徑風雨聊可棲喜無車馬
喧而有耒耜隨詠云有云山腰一抹雲雲起知何處
急渡小橋尋天風又吹去又云石何有於雲雲乃生
於石拂石訊雲蹤苔深無處覓桐廬暑夜有云中流
有行舟似亦得清致只恐乘舟人未識月中意他如
三無奈何乃墳庵雜興五首則清新之中又古淡七
言古體如謝虞司戶鍾乳粉前云仙家仙藥不易得
頗為鬼神所愛惜道人入南曰採出輕如鵝管如蟬
翼後云多君用心窮藥譜能辨始與最良處合入梁

元本乃

元本入南

公藥籠貯嗟乎嗟乎世上伏苓龍多老芋他如置酒
觀荷大風雨及秋風歌題緩齋則清新之中有豪宕
而其清之至新之尤者莫如絕句夜靜山寒漸透衣
旋煨松火擁爐團團忽聽竹外籬門響知是小童買酒
歸向晚閑行步夕陽歸來松迳已昏黃隔林風度鐘
聲細認得庵中炷夜香莫道經霜不見花小春風景
屬山家滿山紅葉斜陽映却似桃源一片霞岩岩層
層疊翠苔小池巧鑿近岩隈就岩引得清泉滿便有
前山月入來如此者可三四十絕而鷓鴣源樵歌云
綺羅巷陌總成塵那識擔柴老買臣自笑賣柴元似

元本龍旁注
苓字

舊買紫却換舊時人視刈禹錫夔州歌尤哀深也或謂老杜之寄太白也以清新對俊逸而予於馮君之詩獨以清新許之無乃於俊逸不足乎曰不然才力之使然者為俊逸意味之自然者為清新可無彼不可無此故不同也或又問清新之所自來得之學乎得之思乎世未嘗無苦學精思之士而或不能為詩或能為之而不能清新君其問諸秀石秀石不言君其問諸老杜太白馮君名坦普州安岳人普石秀天下故以扁其座右伯曰其字也一字然明掌兩魁浙漕咸淳辛未推恩任渝之江津夾槽務西摠龍灣酒

庫杭之觀察推官未赴今年六十有二父漁溪先生以上五世內左丞樞密無記先生辭史有傳祠部鴻石先生山春秋通解文集行於世子於君弟抱甕詩跋茲不再書紫陽虛谷方回謹序

名僧詩話序

古聖人作民有康衢之謠君有歌臣有賡皆所以言其志而天機之不能自己者也上之朝廷公卿下之閭巷子女皆有詩至周有三千餘篇孔子刪三百篇垂於後世蓋取其喜怒哀樂愛惡欲之七情發為風賦雅頌比興之六体曰思無邪曰止乎禮義以達政

教以移風俗此詩之大綱然也彼西域之人世守其
旁行之書以習乎釋迦氏之說意者中國伏羲之畫
倉頡之字雖帝王盛時未嘗化於葱嶺流沙之外故
其口之所傳筆之所授惟死生為一大事而於吾道
危微精一之旨無聞焉然以華言譯其所謂伽陀波
蔗祇夜則與吾中國四言五言六言七言詩有暗合
者豈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乎且中國之人其知
有佛也自後漢永平始其許為僧也自曹魏皇初始
其變於禪也自蕭梁普通始佛也僧也禪也此三字
中國本無之佛仔之佛音炳借是字為符勿之切而

訓為覓禪讓之禪音繕借是字為特連之切而訓為
定又僧字別無它議其訓為乞其切為思登而專為
浮屠道人之稱是皆中國之字以行西域之音云爾
然則凡所謂七佛偈西天二十八祖偈自初傳四十
二章經已有偈以至唐武譯華嚴經至三萬餘偈皆
中國之譯者為之而文人才士或增為之也三代無
佛兩漢無佛魏晉以來無禪禪學盛而至於唐南北
宗分北宗以樹以鏡譬心曰而時時雇拂拭不使惹
塵埃南宗謂本來無一物自不惹塵埃高矣後之善
為詩者皆祖此意謂之翻案法李杜韓柳歐王蘇黃

排佛好佛不同而所與交游多名僧尤多詩僧則同
許玄度於支遁陶淵明於惠遠韋蘓州於皎然劉禹
錫於靈澈石曼卿於山東演梅聖俞於達觀顏張無
盡於甘露滅張無垢於妙善果極一時斤壘磁鉄之
契流風至今而朱文公道學宗師亦於杏雨柳風之
南寓賞心焉此予名僧詩話之所以作也丁丑戊寅
間留揚州石塔寺稍述一二逮還桐江過錢塘搜訪
古今僧集訂以貝經燈傳至明年己卯緝成六十卷
或者謂此徒敝精神何闕風教而予之意則有在也
周之末學季子民養於井田教於學校賓興以三物而用

之於出長入治之間上無遺才下無失職而又命太
探詩觀風以察其疾痛怨思之所指未有佚其身於
比閭族黨之外者也春秋作而晨門荷蓀長沮桀溺
之徒皆以賢者憤世嫉邪甘為禽麋木石之侶則世
道降矣愈降愈下乃有緇髡潛逃之囿元嘉治而湯
休還俗臺城破而宗殆棄官出處之意可知也正觀
之際盛矣而寒山拾得猶隱於天台予固疑其為避
世之君子徐敬業駱賓王以亡命隱元隱之所云智
度智堅師以敗將隱而小說所傳猶有甚於此者六
祖之派分為五宗魔呵斥罵奇險譎怪其語實出入

於詩人之詩至近世南北叢林一言半偈俱不乏人
由是推之則河岳星辰之精魁異傑特之士韜埋蟄
沒於敗衲漏椽之下者何可勝數後世人才之所以
衰少益不如古者其以此故非歟此予所以有感著
為名僧詩話而天下名士大夫詩話亦參錯其間必
讀者細攷焉則知其意將在於扶植天命民彝而非
耽博溺異往而不返者之謂也

寓宅十詠序

烏龍崔嵬如岱馬日秀狀如嵩范文正公語也予書
塾介乎二山之間翠峯白雲豈異疇曩郡從事富文

能琴迭唱交和林僧野客惠然投詩今亦不乏其人
愧予無以領袖之云爾是為岱嵩書塾一詠歸去來
詞曰舟遙遙以輕颺淵明自彭澤歸柴桑蓋以舟也
舟曰輕者何無所有也予家歛官睦上一水間駕
無所有之輕舟歸而老於紫陽山之下其志也亭形
如舟故以名是為歸舟二詠沈隱侯曰新安山水至
清淺深見底予謂為人亦當如此水矣今七里瀨即
新安江口也作亭臨水以馮我心是為清見底三詠
初營數椽得旧榜曰西齋書法頗古雅予曰之不早
予先世墓在郡西餘十舍許於茲坐而向西不忘

本也是為西齋四詠太史公論九流謂儒學博而寡
要此以言漢儒可也夫多學而識之豈不任乎書一
以貫之則非書矣蓋善學者必自得於書之外予歛
之藏書泯於盜寓屋書不多自詭儒家能讀是亦儒
也讀是而無所得雖多亦奚為此以訓吾家兒非敢
為天下儒者道也是為儒家五詠迺瞻衡宇載欣載
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迺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
室有酒盈樽味五柳先生此數語亦天下之至樂也
試嘗思夫瞻之之初而撫乎存之之物以燕吾室為
為伏波為少游孰優劣哉是為瞻存室六詠歸去來

詞曰眴庭柯以怡顏斯蓋無聲無臭之中而得天下
之至味淵明之趣遠矣予空庭有老樹三四時一屬
目亦樂以忘憂焉是為怡顏庭七詠易井上六井收
勿幕有孚元吉夫有井而幕之雖寒冽何益哉功足
以濟生人道足以淑後學聖賢其忍幕吾井以杜汲
者予讀書之地簷外有古井焉勿幕予心也時義未
至乎井道之成心存焉可也是為勿幕井八詠淵明
高臥北窓之下自謂羲皇上人或謂今之人誰不能
具北窓又誰不能偃然高卧升其堂襲其裳而謂之
孔子乎然以予觀之心逸神怡一枕熟睡亦政未易

得也。顧予豈敢仰望淵明卧念平生得無驚周公者足矣。是為高卧窓九詠。韓昌黎知魏州刺史劉給事州宅三堂二十一詠。竹洞其一也。昌黎謂流行京師文士爭和之。而洞門無鎖鑰。俗客者不曾來。惟昌黎之句傳焉。予於竹下為書房。斲房之門。為洞。將求能言之士。和予詩。以發予之心。庶或寓今之昌黎云。是為竹洞十詠。

孫君山經序

一定不可易之謂經。堯典禹謨亦天文地理之經也。而今事與古經頗異。堯即位二十一年甲子冬至日

在虛一度昏昴中。歷三代秦漢唐宋日愈益退。今歲在辛巳去堯甲子三千六百一十八年冬至日在箕九昏營室中大衍曆景祐新書謂八十三年日差一度近世尤木石燔序會天曆乃謂今不及六十年輒差一度。此猶未論而有一大可疑者。冬至北斗之杓法當指子曰自躔虛以至躔箕星自昴中以至室中。凡涉六宿天之形可移也。斗杓之指子者可移乎。不可移乎。此天文古今之異而難測者也。三江九江諸儒異說。碣石九河久淪於海。六朝時大江嚙石頭城。今清涼寺下桑麻數十里。崖有蒿孔。殊不見江。唐瓜洲

在江水中今平接揚州城四十餘里建紹後黃河決入鉅野溢於泗以入於淮者謂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清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以輸之海濟水之絕於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溫縣猶經枯黃河以入汶而後趨海濟貫濁河遂成虛論此地理古今之異而難拘者也虞夏之書聖人所定之經也然以今準古猶不同若是焉嚴陵孫君逢吉窺心天文地理之學所謂紫微黃道二十八宿圖說及燕肅蓮漏遺制予已嘗聞一

二又出示新著山經析類建評去麤存粹而肖像其經法之已驗者為左夫以四卦八干十二支分向背觀山形相風氣察地脉原水勢定穴掩埋重謂死者獲安而生者蒙福予固未有以信其理之必然蓋古不墓祭立廟作主而鬼有所歸以寢與有知而躰寢無知故也後世特嚴上塚之禮則為人子孫者之心不敢以祖父體寢為知亦孝之極厚之至也且龜枯殼也著敗中也灼之操之用決吉凶謂躰寢為泯無所知乎子求其父之骨於野果而父也子之血滲焉焉謂體寢為知不可也萬物生於土歸於土氣無有不散

之理体鬼也者非金非石久則為土謂之常有知亦不可也避害棄危人之常情墓祖父而不擇地子孫之所不忍予獨患夫世之危囂不盡其當盡之天而覬諸古所難測之天不修其當修之地而求諸古所難拘之地心術不臧學術不正而責效於陰陽家者之所謂術則將因循延延親有不得其墓者甚則改發遷徙又有親已墓而不得其安者非孫君著經之本意也予故謂有德也日蝕星變旱乾水溢不為災無德也函閭劔閣彭蠡洞庭不為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孫君當以此心用山經沐浴佩玉則兆不

沐浴佩玉石祁子兆為人子孫者當以此心用孫君之山經不然則雖三辰九土載於堯禹之經者亦有時而變也而况區區一杯之所恃者乎

禘祫及感生帝說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子祫及其高祖此禮記大傳第一章也鄭氏注曰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叶光紀皆用正歲之

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
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汎配五帝也
回按此注大不可曉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
義文公註郊祀天禘天子宗廟之大祭則知郊自郊
禘自禘今鄭氏乃以郊祀訓禘非之甚者也禘者推
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其祖配之祭於廟既與郊祀
天不同而郊祀后稷以配天所配者乃昊天上帝之
天非有所謂感生之蒼帝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所配者即昊天上帝之帝亦非汎配青赤黃白
黑之五帝也郊以天言則圓丘露祭與天相接故配

之以開國之祖尊之也明堂以帝言則屋下之祭天
之神若主宰云者以有天下之祖配之亦尊之也曰
嚴父云者以周公制禮時言之故曰周公而係文王
曰父雖成王康王以下亦皆以文王配帝也其或曰
成王則以武王配康王則以成王配者乃後世拘嚴
父之文各私於其父而曲證互取以成此說其實非
也五感生帝者漢儒讖緯之書出哀平間鄭康成誤
信之以釋經紊亂廷就無足來取且帝王之生固必
鍾天地清明純粹之氣非偶然而然若乃拘於五勝
相王之說謂古之某帝以木德王則感於青帝靈威

仰而生以火德王則感於赤帝赤燂怒而生此妖言
邪說也後世佛氏輪回之說所自起歟或曰詩維嶽降
神生甫及申詩人之旨欲盛乎言賢者之生不偶然若
天寶□□□□□故以嵩高降神為喻其謂大山
喬岳之氣降而為此人者實亦謂其所稟得天地間
高厚非常之氣非果有一物投胎脫化而為申甫也
俗儒不得其意而曰蕭何孕昴傳說騎箕尾下至西
竺之說蔓延滋甚東坡學佛故亦曰其生也有自來
其逝也有所為信如此則古今聖賢其生也必以某
物之精英而生其死也必復還夫精英之元物者世

豈有此理也哉佛氏又有修不修悟不悟之說或人
而為畜或畜而為人若有一點之明爽不昧者迷則
墮於至惡之地而謂之餓鬼達則升於至善之地而
謂之天人修則今世之窮丐為來世之侯王不修則
前世之帝后或遂為今世之奴婢娼優其說無稽不
道惑亂愚民則未必非感生之言開之也東萊編家
範其一曰宗法首取大傳第一章削鄭康成繆註而
取趙子春秋纂例所斷謂此皆宗廟之事不得謂之
祭天其說然矣子詳味之禮不王不禘之句乃綱領
也其下乃別為三曰王者則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

其祖配之也此謂惟王乃禘也曰諸侯及其大祖此謂不王不禘也曰大夫士則有大事省於其君者可以于禘而及其高祖也此又以明夫不王則不禘也禘之為禮天子立始祖廟矣又推其始祖之所自出於始祖廟祭之不立所自出者之廟遠也以始祖配而郡廟之主不與不敢褻也或每年或數年則未可知禘之為禮則三年一合群廟之主以始祖正東向之位左昭右穆以祭之也有禘而又有禘天子有天下其根源所從來遠也諸侯有五廟太祖百世不廷魯周公齊太公之廟百世不遷餘則四廟遞遷迭毀

今傳不言禘者四時常祭則不言也大夫士則必有功於國為其君之省記而不忘者特許禘祭而及其高祖則曾祖之父通計四世而已意者非禘則所祭如廟之數不得踰也于之訓為逆亦推而上之之意也東萊所編家範可謂有功後學其禘說之詳引祭法及趙子所釋可以自檢予於此特敷衍之是亦學者格物之一端也

由此攷之趙汝愚別立四祖殿而太廟於太祖而下一無所祧以西為上下至諸主接續為室非禮甚矣又永嘉諸儒力爭禘祭必正太祖東向之位

而四祖不與其失弥甚朱文公獨不然之是也李
心傳雜記編狗非是

詩總角突弁說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刺齊襄公
不脩德而求諸侯也揚子雲嘗引此語以見志大心
勞之無益於事第三章婉兮婁兮摠角巾兮未幾見
兮突而弁兮諸家說似無關於志大心勞者蘓子由
曰摠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
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
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此說甚佳東萊

之取東萊又廣之曰苟由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
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
與也回曰天下之善為言者固有言至近而意已不
勝其遠者矣觀古人作詩之意若但謂詠一童子未
幾見兮突而弁兮有何深妙蘓呂公二發明乃至於
此陳少南曰以興躡等而無次序者亦佳

歙縣柳亭真應仙翁廟記

上有所好而下趨之一時之習俗尚焉而士或由之
而不知此其學時而變者也命之所以賦性之所以
受有善而未始有惡者其亦可以變乎曰雖千萬世

不變也周衰而先生之教微治管商申韓儀秦功利
刑名縱橫之言以干時取寵者不可勝數尚黃老宗
無為者宜反乎是矣而其弊又有燕齊方士以怪誕
附會而神仙之說興漢至數世崇儒而明經者流於
災異愈訟愈下乃有纖緯之學近乎星翁盾史之所
為又其後佛法入中國晉則清談浮虛唐則詞章工
巧纖絕此豈非世變之可駭者乎然竊嘗怪之賈誼
讀申韓者也董仲舒言災異者也治安天人之策忠
君安上為世儒宗王謝扶弱晉推姦刊難蓋亦清談
人物顏魯公之學出入浮屠老子大節凜然宋廣平

雖亦為賦不害為剛腸相此其故何耶無亦於可變
之中而有不可變者存乎其間耶吾宗方氏得姓遠
黃帝之世周有方叔漢有方賞而東都有洛陽令贈
太常方云按新安志及唐左臺監察御史張行成所
撰碑又參以他傳記公名儲字聖公祖絃本河南人
漢大司馬府長史以王莽亂避地江左遂為丹陽郡
人家歙縣之東鄉公幼失父明孟氏易善星文圖纖
大守周敬舉孝廉為郎中出為勾章長遷阜陵陽翟
令母喪負土成墳種松柏佳本數千本元和中太尉
鄭弘司空第五倫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今劉昭補

註後漢五行志兩見公對策言兩旱事拜博士廷議
卽尋為洛陽令章帝當郊祭以公知天文問之公勸
毋徃帝發時風景明淑公稱疾不從行既而雨雹如
斗死者千計使者召公已死帝哀傷之贈太常喪歸
家發視之惟隻履與舊所遺履合又公令洛陽時尚
書張林使竇憲殺人誣吏公發白其姦今回以史所
書同時官爵姓名年數旁證之大槩良是公既歸葬
民世世祠之宋明帝時贈龍驤將軍祠以大牢政和
七年賜廟額曰真應漢丹陽之歛之東鄉今為建德
府淳安縣而今之歛之南曰柳亭者舊有公廟歛績

溪兩邑民水旱禱必應進士許君民嘗買田募僧守
視又一新其廟以安靈焉俾回記之曰謂公本明經
學兼圖讖而其死近乎世所云神仙屍解者此一時
習俗所漸而公獨精其業上下世變何獨於公此所
謂可變者也若其孝於親忠於君與夫不畏強禦之
大節則天理之在人心所不可變者不與彼俱變也
嗚呼風氣日降習俗移人而天理人心之不可泯者
如此使後世天資之高者皆得生於三代盛時而其
學一出於先生之正則其所成立又豈止如今茲所
觀而已哉

宋氏實輝樓記

繇歙縣而北有豐溪豐溪之源大山長谷深林茂麓
子友人宋君復一世居之而予嘗館穀於是君之祖
時會好古博識君之父鼎慷慨喜功名至君又兼斯
二者予之去而官學四方君未冠也後二十餘年歸
君之祖塚木已拱君之父以捕盜得勇爵有聲江淮
間而君亦能自亢其家矣君時一過予予未嘗不興
感於突弁之詩且深喜夫伐木之不廢而麗澤之有
益也君嘗取韓子足已無待之義以名其所居之庵
而藏書樓則又求予名之予思之既久而後以書告

之曰有餘與不足為對君之所謂足將以求夫學之
至有餘而無一毫闕然不滿之處者也易天在山中
之卦其大象以謂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其象
傳則謂剛健篤寔輝光日新其德君必如是而後可
以言足夫多識前言往行者讀書之事也剛健篤實
輝光而德以日新者讀書之功力也古之所以貴於
格物致知者莫切於是矣心之為物方寸而欲以貫
乎千萬世之悠遠塗之人一匹夫而欲以為堯舜非
以讀書為事不可也主之以乾之剛健而又止之以
艮之篤實由是以明其明德而與日俱新則所以讀

書而用功力者又必如此而後可否則怠懦偷苟且卑陋以自晦自昧其本然之天是則紙上之書與胷中不相入雖藏書千萬奚益哉蓋大象示人以其事而彖傳教人以其工力所當施之方古之成書以刀筆編以簡策學者有不易致然事難而功力易者教有素也今之書梓刻墨模一切以紙其事易而工力反難於古者務名之意勝也君其無務藏書以為名必深體天在山中之象而服行乎彖傳之說則讀書之功力至而讀書之事可以無愧君之所謂足予知其富於趙孟而貴於王公矣卦之彖曰不家食吉

祿於君也曰利涉大川功於時也可以占矣請名斯樓為實輝之樓而述其言為記題是篇者蜀宇文十朋信仲子為方回萬里

在亭記

悟死生之理者必知生我者之不死極至誠之心者念及已往之人如或見之中庸論鬼神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朱子此章或問謂鬼神之義孔子所以語宰予者見於祭禘之篇其說已詳鄭氏口鼻噓吸耳目精明之釋已明程子張子更以天地萬物屈伸往來為說而謝子祖考精神即是自家精神

其說尤密非悟而誠其冒臻此是故周公成王郊祀
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后稷生於
唐虞之世而至周代商不死也文王九十七乃終至
子孫三世矣文王亦不死也何也周公成王乃后稷
文王之遺躰也廟有九七五三以至士庶人之祭其
祖考者以祖考之遺躰祭祖考之鬼神精氣為物在
墓遊魂為變在天所以不死者在我之心悟此理而
極其誠分寧南麓先生余氏二子其勉之二子曰震
翁曰泰翁南麓諱瀛字先登生嘉泰十四年辛巳三
月嘗請舉不第鄉里稱善人卒元貞元年乙未五月

年七十五二子負土成墳其表親李垓携二子所撰
行實見示南麓通諫家丞相章公鑑早退章公之相
僅一月許邑大夫趙公良淳以節義其後趙公果死
於雪川舉此二事足以知南麓之為人二子求名墳
亭名之曰在中庸之說與論語祭如在此正說也不
在其身而在其子孫又別是一說云

大德庚子閏八月十九日

秀亭記

桐江之水至清也山至奇也山水之間其林壑至幽
而深也公歛浦沂濤上下泳游鏐沙玉石星燦乘布

蝦鬚魚鬣黛曳錦搖紺苔之髮翠藻之縷可俯舷仰
視而細數至其遇迅灘扼湍瀨雷吼雪噴旋渦跳沫
牽者倭篙者呼足蹈檣如飛猱寸攀尺進一失手磴
撞磯觸老龜饒蛟相質於淵泐矣夾以穹岸束以峭
壁危峯怪岫障日滄霧試嘗捫蘿危涉穿榛曲步高
拄青霄下入蘆谷種椽執莢之土無一席之平而枯
椿斷崖隔徑絕蹊橫如脩蛇偃如寢虎間與斷畚掘
苓者值有木客毛人奔騰急鹿之意互駭而交愕乃
者偃武節盪兵氛疑衲子梵場羽流隱洞必有陰專
環而私擅勝者究求探討無脩廊巨闕金飛碧耀之

觀無燠房涼牖茗樹藥寓談禪問道憇憇滌霧之所
非頽丘敗塚之慘愴卽蕪社荒祠之圯落顧問堯夫
紡嫗亦有腴大姓朱戶華軒退官寓公名園珍墅可
寓目者乎率瞠然不荅夫如是余雖為太守七年於
茲境與心違事隨影瘵未嘗有一日之樂也僑寓之
北子垣之東峻阜孤圓夷址中削煩痾之暇獨盤礴
臨眺其上腦鼻芬馨齒舌津液耳納佳韻目眩殊彩
臂指便輕髮毛颯爽更譙治寺之丹堊市樓里閭之
黑白墻仞塔級酤帘思旌絢竹樹而飛烟霞風帆沙
鳥之去來旅鞍征帽之出沒臺鈎翳弋餉榼樵鏡經

水雲而縉坂隄葩卉競而陽春媚電霓駕而時雨作
氣肅景朗綺織繡組黃稻粟而丹柏楓塵銷雨霽瑤
鏤瑜雕□冰霜而縞雪月盡去鴻於無壁之天煜踈
燈欲於暝之野角遙吹其如怨笛孤起而忘歸余於
是嘆而笑曰異哉此亦足以忘憂矣而太守不知乃
延賓客致父老而徵其故曰此所謂秀亭者三植三
廢今二百餘年矣亭之興復嘗有記乎曰無之嘻是
邦也水至清也而激山至奇也而刺林壑至幽深也
而閒寂惟斯亭也挹清斂奇擢幽拔深無激刺閒寂
之病而有千幻萬化不可名之秀民何獨不然齟齬

於險阻之域杌隉於冥昧之區茹淒酸攬涼賡憂叢
而樂潰秀安在哉據之要會而通其塞納之弘敞而
明其晦生意妍好嘉氣娟淨冶思澤態騰清發華樂
至而憂遺秀者出矣無位之士憂樂惟已憂人之憂
樂人之樂者太守責也余日與同志觴詠於斯其能
登邦人於樂而脫其憂如斯亭之足以顓脫郡秀否
乎抑昔人有亭而無記撫其秀不衰其寔余也蔭茂
木以代亭繪太空而作記物易朽而文難磨蓋不以
龔稼錯檻秀其秀於一時而將以精鈎神索寔其秀
於無窮也至元十八年辛巳三月望方回記

至元十八年辛巳三月望 方回記

平實記

吾嘗觀諸海矣有潮焉突如來如舟楫危之有蛟蜃之氣焉罔燕雀以為棲臺也而啗之又嘗觀諸地矣一榻欹斜寢處不安柱礎之下容鼠穴穹屋廣廈鮮不陷者吾然後知人才用世平不平繫安危實不實繫存亡不實之患甚於不平不平者出入於公私理欲之間挽其偏而還於正猶可為也不實者如以錦綉覆坑穽純乎人偽而殺人之不恤矣惟平而又實者其國家生靈所賴以治安長久者歟書曰王道平

平詩曰周道如砥而何以不平為易曰無妄之往何之矣大學曰誠其意者無自欺而何以不實為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以私意立孟孫氏三家盛而公室衰不平者也晉文公譎而不正請隧求田代衛狩天王於河陽不實者也君子誅其不平之心則不可怒然且怒之謂其猶有功於周魯未至於全不寔也周衰而顏魯師孟之學不行齊物之見肆為誕謾少思之意至於慘刺申唱韓和鞅緝斯熙六敗一勝魚爛皆亡其論皆高而虛其緒餘猶且王行誤晉朱异亂梁嗚呼人才出於學術帝王學術賴孔門而存孔門學

術至戰國而絕人才之弊一至於此近世周張二程傳不傳之學平寔之極者也而皆不大用王安石異端之淺者也而相熙寧前是宰相用事雖趙普未免不平如韓范則平且實者安石嘗見周子而語不契二程張不用用呂惠卿章惇之徒青苗免役皆崎嶇嶮巖不平之政三經字說皆詭異繆悠不寔之書一出於其不平且不寔之心卒至於喪靖康之天下者荆舒也趙昂稍崇洛學犹保東南天下之半秦檜祖述荆舒忘讎而棄中原乃有朱子者出以洛學為已任不取臨川亦不取眉山不取雜霸謂陳亮亦不取逃

禪謂陸子靜惜乎其亦不合於世韓史鄭賈皆迷國罔上大不道又不足以為荆舒之靡矣今之士有能自修以接前哲而俟後人則莫若由朱子以訴孔門之學八聖至孔九賢至朱膠杏壇之斷絃反瓜坑之寒酸者吾文公先生也其再見李延平而歸也自謂為學始就平實世道平實由於人才人才平實本於學術學術平實根於見識此番陽葉君所以取朱子平實二語既以自佩又以自規也抑朱子所得之平實精氣化而遊魂逝矣尚可得而竊取之乎曰遺書具在知道之言如平地無一步不可行如實地無一步不

可立求則得之君名張邁妙年嘗領鄉書携朱子年譜來求譜記末或謂朱子誨人不躡等以為高不驚虛以為妙君蓋服膺於此矣而老生何足以知之

心境記

世之人喜新而惡常厭夫埃壘卑湫之為吾累而慕夫空妙超曠以是為高則山經海圖崖梯波航之所傳聞足以幻世而駭衆其說以為扶桑之東有三神山長生之所藥自出崑崙之巔曰閻風其中有五城十二樓西王母居焉代之五臺清涼蜀之青神大面凌雲三峨堯綿之臺金橋金燈示現之地四明有補

陀落伽大士之島天台有刘晨阮肇桃巷之溪則又皆其近在中國而間有至焉者也是以幽人逸客之有志於斯者或欲棄捐世事羸糧而從之惟晋陶淵明則不然其詩曰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有問其所以然者則荅之曰心遠地自偏吾嘗即其詩而味之東籬之下南山之前採菊徜徉真意悠然玩山氣之將夕與飛鳥以俱還人何以異於我而我何以異於人哉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人有是我亦有是也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我有是人亦有是也其尋壑而舟也其經丘而車也其日涉成趣而園也豈

亦扶天地而出而表能飛翔於人世之外耶願我之境與人同而我之所以為境則存乎方寸之間與人有所不同焉者耳昔聖門之言志也子路則率爾而對矣求爾何如赤爾何如則亦各言之矣然後點也鏗爾舍瑟而作曰異乎三子者之撰然則此淵明之所謂心也心即境也治其境而不于其心則迹與人境遠而心未嘗不近治其心而不于其境則迹與人境近而心未嘗不遠蚘人欲之蟬不必乘列子之風也融天理之春不必吹鄒衍之律也以此心處此境者桐江馬君天驥也觀其境而知其心者前太守紫陽

方回也

於是援無絃琴而為之歌曰境而仙乎敷落其天乎境而佛乎華嚴其國乎境而隱乎石其激流其枕乎農其家不嗇不奢我境桑麻儒其居奚樵奚腴我境詩書境之圃蔬可以俎莫狐子侮境之泉釣則有鮮莫蛟子涎匪宮珠兮室貝匪玉堂兮門金問世之雌風安在曰九萬里斯在下矣此所以為心境之心

重修嚴先生子陵祠堂記

朋友之益甚大道德之澤無窮先生以足加帝腹年六十餘光武年三十五蓋年長一倍之老友非耿鄧

將相偶也能取友然後知講學知講學然後大明理
大明理然後善處事驅雲臺之彥膺赤伏之符博約
麗習有自來矣然天地之間海田陵谷漢之為漢今
復安在建武以來寢廟官府為煙為埃豈有過而問
之者先生釣游故處更免兵火歸然如昨歲在柔兆
困敦東平府嚴君忠傑提師次于桐瀨自以為先生
之裔孫輸泉粟飾祠像而一新之余謂先生之生也
以薰陶之餘力能使潛龍故人起布衣有天下其歿
也一漁翁之居千古常存雖萬乘帝王不逮故歌伐
木之章則知牧野之出師不如蟠溪之問道賦黍離

之什則知宗周之盛業不如首陽之清風朋友之有
益於人而道德之不泯於後世如此哉

歌伐木之章得子陵之心事

南氏榮親堂記

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何也法也今儒者之說曰法
始於伏羲成於堯而大備於周故天下之治至於周
而極治極矣而變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不復能於
漢再壞於魏晉而盡覆於南北之分裂故天下之亂
亦至於南北而極然則是法也何法也其隆焉而興
也今之易與書詩禮春秋尚可考也其污焉而替也

自太史公書而兩漢三國自東西晉而至南北八代之史亦可考也然嘗疑之封一竒一耦未盡已前所謂父子君臣夫婦朋友長幼之倫有之乎無之乎曰是不待畫而已有也結繩洪荒未有書契已前謂所有親有義有別有信有序之理有之乎無之乎曰是亦不待書契而已前無不有也嗚呼我知之矣謂法也者足以制乎人之情可也人性之所固有法不能毫末加也師道立則善人多豈本無是善而強之以善哉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天理之在人心固未嘗一日泯也試嘗觀諸田

父野老不習文墨之人扣其所謂三連六斷仰孟覆梳之義彼蓋懵然無知而其身之所為水犁火耨即乾之健原稊澤航即坤之順日出而作即震之動日入而息即艮之止由乎卦之德而不自知玉帛不必設鐘鼓不必陳五射之法五御之節六書之品九數之計今學士大夫有所不能通然散者禮之理和者樂之理止而發射之理範而驅御之理公權論筆書之理石慶數馬數之理在我者無一法之不備也故曰天以是賦于人謂之性人以是率而行之謂之道性也道也本無待於教也而情汨之故聖人有修道

之教焉教之為法以其知教夫不知以其能教夫不能而其知良知其能良能亦未嘗以其教之或廢而至於漸盡絕滅也故無文王猶與孟子豈有望於戰國之士焉建德權輿都提舉真定南公居磐字仲安先大夫招撫諱貴年五十未有嫡嗣偕夫人孟氏鞠養王氏子忠若義子然逮生提舉長相友疾患相援同爨居三十年提舉仕且達舉先疇生產中分之而其半亦不自有以庇其宗而奉墓祀夫捐財難也非同氣而視如同氣尤難也昔陶唐之世以異母之象不能事舜平王東遷王澤未竭已有魯軌鄭寤之爭

何聖人不能化下愚而九代之司寇無所施其巧提舉生長戎馬間伊洛之學上蔡龜山負而南為朱張氏百五十年矣北方之據臯比者為誰其師承淵源為如何而提舉之所以處家庭蹈倫理有古人所不能及之風吾乃今知道心人心相為勝負徇其情迷其性則人心勝雖三五之化不能無囂頑全其性若其情則道心勝雖不必六行六德之興未始無賢哲提舉二子長大用次大有其長仕於江閩已為省郎作堂於家士大夫歌詠其事名曰榮親吾又知南公是父是子不以人爵為榮而以天爵之在內者為榮

也故喜而為之書

居竹記

士莫大於尚志子莫賢於克家家之所由來者遠而承之以志之遠志所之期者遠而家之所以光前裕後者愈益遠此理之必然者也蘓長公云可使食無肉不可使居無竹士不憾於食之無肉而惟恐乎居之無竹則其志遠矣食必有肉雖豹胎腥唇而不足奢啖侈嚼必不器瓦杯而友管屨居必有竹則非天下之高人勝流不足以升其塔之世塵頭俗面之物望風而退舍矣士之志宜在此而不在彼也孟子曰

士尚志易曰子克家志之遠者家之遠君子以是觀人焉華亭縣脩竹鄉曹氏武惠王之後自汴南徙所居據九峯三泖之勝厥壤宜竹如其鄉名予友古睦玄同居士邵君婿其家為予言曹氏家世之盛內子之弟和甫字仲達祖守齋先生提舉府君年八十餘以壽終考梅渚先生司戶府君前太學兩請甲戌進士蔚為一時聞人仲達今年二十有五俊特英發於太父樂靜堂之餘地貯飾園戶植竹子箇以居竹遍其書室盖有取於蘓長公之言其意若曰吾先之及吾之身豈不世世而食有肉吾之身與吾之後不若

世世而居有竹古二十而冠三十而仕五十而後為大夫所以有士冠禮而無大夫冠禮仲達以踰冠將仕之年居是竹也而安異時雖為公卿當常不忘是竹後之人居是竹也而久安孫曾雲來常奕葉保有是竹是則以尚志之士為克家之子曾氏豈不愈益遠而與是竹相為無窮哉

皆大德二年歲戊戌二月初八日通議大夫前建德路總管兼府尹紫陽方回記 前集賢直學士奉議大夫原路汾州知府兼管本州諸軍與魯勸農事吳興趙孟頫子昂書

黃岩州孝行坊記

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行也唐明皇訓曰孝為百行之首如三辰在天而有常五土分地而有象然親壽及期顛子年踰知命萬中無一唐長安百二十坊坊南東西門皆有名見程泰之雍錄然為一賢士專扁榜未聞也天台黃岩邑陞為州城南東野杜居士希大字與名同母陳氏夫人年九十有三東野年五十有三近三十年間辭官侍養斷機之譽過於孟母班衣之樂侔於孝萊浙東廉使蒲兀臺王公過庐而式焉父老列狀自州上之路臺省宣差奉訓大

夫大原木八刺公率僚屬創建孝行坊于天長街華表
揭於前華第臨於後而申旌表門閭之請公切聞州
有九峯之山泉水甘竹樹茂相橘富北門潮汐享巨
舶之利南門之外大有之宮委羽之洞黃石方石亘
古不變宅神仙而胚將相杜氏祖曰杜伯歷陶唐至
周國於漢有御史大夫杜周晉有征南將軍杜預唐
唐有杜祁公佑、孫羔廷黃岩曾孫三人鷄輦袞曾
孫丞相祁正猷公衍袞九世丞相清猷公範鷄四世
贊善大夫杜孝子誼又三世為東野山川風氣之美
氏族家世之盛固有自來陳氏夫人髮不彫兒不懼

撫下恤衆好施廣愛善鄰睦姻持恕行謙強健康率
無老耄態東野前朝軍功帥幕後三署巡檢就一去
一未赴一尚義慷慨捐財急難孝行有坊是母是子
宜頌而兩美之

水村精舍記

視

婺源城西二十五里石槐視吾友子俞子師魯字唯道
累世家焉築水村精舍俯視其水趨彭蠡湖出大孤
山注楊子江入于海歙郡城大街坎下子方子回字
萬里累世家焉新安水至清合黃山三十六峯之水
過汝灘麗灘達浙江入於海楊子江浙江殊波異瀾

其入於海則一而已矣吾二人亦猶是也然歲不同
居處不同其至於學海則一而已學海者何伏羲神
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
子之垂世立教董韓歐邵周二程朱張之著書立言
皆是也然曰也老矣於斯道徒有望洋之嘆唯道年
方盛壯養氣浩然視蓬萊瀛州一蹴而跨其上於聖
人之道梯蜃樓而制鰲耳雖然唯道與於易也精舍
乃為玩易之所堯夫八卦兌澤坎川先儒謂坎下一
畫閉而成兌川壅為澤之象也回謂兌下一畫決而
成坎非澤流為川之象乎易萬變無窮一動一靜消

息盈虛不過或出或處或嘿或語唯道所深得坎水
歟兌水歟嘗時措而用之。

大德十年三月一日方山記

鹽官州延恩院記

鹽官舊縣陞為州西北二百六十步僧舍初曰光明
菴次曰西藏院後曰延恩院曰光明菴者何杭城古
佛刹祥符第一所謂祥符橋猶存前禮部貢院今明
慶寺皆是祥符僧紹賢祥符中至鹽官結草宴坐夜
有光明衆異之創建光明菴為始祖曰西藏院者何
佛書五千八百卷琛字璆軸輪而轉之天聖丙寅慧

雲佛子倫建殿堂門廡畢備宝藏靈驗最多改名西
藏院曰延恩院者何建炎南渡始賜今額而賢倫之
輩□□益大端平間燼于火越七十年甲乙數傳復
仍舊貫今住持曹潤師悉力募緣觚稜金碧輪奐朱
丹鐘魚鼓鐸朝鏗暮鏘院前有土山左有放生池竹
木之蔭禽魚之樂遊人空集皇祐中部使者蘓才翁
督題絮牕燕簷之句石刻在焉文士高仰絕唱難和
嘗攷之前史秦伯始變吳俗西漢書地志註始見蓋
官佛生西域東漢法始入中原乃後禪律論授受薄
海內外而斥鹵作醜之陋豈不以人性好善之故孔

子之道行天下無一所而無學釋氏之教行天下無
一所而無寺其徒可寧可仁文表宗授智仙志淨行
一皆宣勞者有引弗替其在後之人 銘曰身之資
衣衣必有篋篋之所置架鋪庋設飲可無榼食可無
鉢榼鉢是安于几于榻天宇九重閭寥空潤使非有
地何以生物演說無生是為佛法佛法不無必有假
託如飛以來殿堂樓閣乃鍾乃魚乃帑乃闡海昌延
恩賢劇倫拓維今潤師楹棟朱甍倍百前人賀萬燕
雀華封之祝迴向金闕如長明灯終古無竭 聖人
萬壽衆生同樂潤師之潤油然雲作

覺喜泉記

九成宮醴泉銘歐陽率更書而醴泉之名千百世不朽以其字也靈隱冷泉亭得駱賓王宋之問之句而冷泉之名千百世不朽以其詩也歐陽公為孤山僧惠履賦山中樂蘓長公名其泉曰六乙泉而六乙泉之名亦千百世不朽以歐蘓文章甲天下也泉不能自重賴人以為重吳隱之所酌貧泉不貪椰子厚所穴愚泉不愚人重則泉重明矣天目山之東峯吳門天紀行恆長老居之回之詩友也一入山數載不出隻身之外無侍者年三十六力修苦行時以佳句見

寄鄰僧智俊大用祖意大喜崇清五上人俾記其所居之泉覺喜粗讀佛書通曉覺喜之意然不敢捨本來面目出口讒言又自知無妙畫佳吟大手筆詞藻足為斯泉之重虛翁拈醉翁之調而歌曰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然瀉出于兩峯之間者覺喜泉也有庵巋然臨于泉石結菴者誰山之僧曰行恆也虛翁為誰紫陽方回也

景疎庵記

景疎庵者何景慕於江西撫州疎山禪師之為人也吉之新淦匡仁禪師遍叅老宿晚住疎山平生葛藤

甚多其曰尋行數墨語不如默捨已求人假不如真
乃厥初入道之門其曰咸通年以前會得法身邊事
謂之枯樁咸通年以後會得法身向上事謂之非枯
樁乃後來見道之的天目山西峯之下平齋先生端
明文靖公之曾孫曰智俊曰大用兩人孿生為大覺
寺僧結廬名曰景疎。竊考之寶慶之初真西山魏
鶴山洪平齋以即濟事去國端平更化平齋先生召
居言路稍伸其志擊權臣死黨一空天下期司馬君
實之相而天嗇之年不偕宰輔真魏繼至一俾知舉
一俾督師亦不與共政寶慶端平之君子天壤不朽

彼柄國者萬世遺臭而三翮之廷實根於此淳祐辛
亥年廿有五怒齋以西掖退居天目。徃徃見授業
館穀至道宮三日室祐戊午怒齋叅謀淮閩預知本
綿庵鬼之不終密語鶴山仲子湖北倉使魏公去勿
留嗚呼高曾家世如此而二僧有所羨於枯樁非枯
樁之學何歟枯樁者死法也非枯樁者活法也吾儒
之學上窮性理下綴詩文必得活法釋氏雖枯槁其
形絕滅其情活潑潑處一口吸尽四大海水可也智
俊大用及弟祖意三僧皆能詩求。為是記歸弄木
蛇必有超乎臘月蓮花之上者皆大德七年癸卯五

月廿一日紫陽方回記

庚寅三月廿一日校於真復堂是日晚集相噴軒二
始時同集者沈君藍圃孫君澄宇顧君偉光吳君純
章汪人吳子嘉玉也

橫於外航口善應庵記

余所居曰歛渡紫陽山下溪西南五十里曰航口其
人古直孫居士復興家焉其近鄉有為尉於信之貴
溪者曰吾君雷孫其子曰謹於杭袖書過余言孫居
士尋與俱來書曰居士初甚貧事母黃氏孝歿誓終
身廬墓積儉累勤買田十畝築室十間田以供棗盛
屋以祀其先時延道友飯之繪世所謂觀世音者奉
之大人尉貴溪之日為請於三十六代天師張真人
宗演書善應庵三字扁之僻隱之地輪蹄隔絕古直

之人巾履追隨竹樹茂密溪山奇勝求予記予謝曰
耕疇居宇茲是其妙也而可記乎古有廟祭無墓祭
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也故不
祭於墓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煮蒿悽愴之生而致
死之不仁也故祭於廟其祭也薦血牲之禮燔燎馨
香以求諸天報氣也餼食之禮黍稷腫心醴酒以求
諸地報魄也及使用情謂之二禮故有陽厭有陰厭
於廟不於墓而孝子之心盡矣且祭必用尸周之東
始廢尸而用主今之禮無一而古重墓祭而輕廟祭
下尸迎尸懽莫之曉以紙若水書其先之稱謂曰位

牌牒近於主稍飾則畫素肖形曰影堂過是則凡鬼神無不刺梓塑泥冶金為像而其事侈矣子貢廬孔子之墓三年而去後世有以終身廬先墓廢廟不祀為孝者皆非古也居士即墓為庵若混乎廟墓之祭為一為善而應理所必然事葱嶺之神而庵之命名書額乃出於陽平治都功之教又似乎混佛老而為一者也若之何為記曰不然墓祭漢以來尚矣墓以廢以歲時丞嘗猶不失古意今之祭燃香明燭藝幣非報氣乎酌酒瘞牲非報魄乎祭不以血食而以菜茹則佛老之說俗不可鐫然易曰隨時兵興以來百

頃千楹之家頃刻羽化惟佛老之徒得金帛者托於佛老而恣庸者依於佛老而苟中人藏其身於佛老之間亦可以粗安田里而無它虞居士好善於世無求方之奔競官路走趨公門頌財賄而不知止隘荆辟而不知悔固有間矣它豈無稱儒生而□孔氏者惟口惟腹蝸戰蠅營視居士亦或愧焉且居士知有方史君之名求文以壽斯庵此一節亦不可不書也是為記

至元壬辰月日記

九峯寺重建佛殿記

古睦城西過社趙少北曰九峯菴室元二年初建郡
子城東與廣智寺隣者曰法善寺相傳以為清涼法
眼禪師受業之地法眼當南唐李後主時其道甚行
則法善之為寺久矣政和五年九峯僧智月稍闢棟
宇猶庵而不寺紹定二年始請法善廢額來合然稱
曰九峯法善寺余守郡七周星屢至焉嘗馳騎環其
山視之於畝壤耕疇中拔起如大荒城無附麗逮尋
門得逕入老檜巨松間升高閣四望乃見諸峯環列
者九掩應幽邃蔽虧重複去城市曾不數里而有深
谷茂林不可窮之勢若人跡所不至者余嘆焉以為

斯寺之美以山而美山之美以峯巒而美而峯巒之
所以美實竹樹為之美也周行軒廡讀壁龕諫議江
公民表所為庵記及蘓少公之子仲□所為法眼贊
字畫邁偉詞義典古刻石皆僅餘二尺許而有千萬
丈昂霄拂漢不可屈之氣余又嘆焉以為斯寺之重
以士大夫而重士大夫之重以文章學問而重而文
章學問之所以重實名節為之重也寺主僧指南余
至郡之明年丙子俾領法席越四夏去初建菴時凡
踰四已邗二百四十年而佛殿之垂圯者復新視其
故益穹博法眼遺像舊寘之諸大殿今崇飾羅漢閣

後僧伽殿以奉之木石斤斧金碧彩繪鬼剝神扶人
莫之知余於是三嘆焉以為斯寺也有借美於山者
有借重於士大夫者然非得是僧以昌大之則初隆
於室元之開創再隆於政和之增廣薦隆於紹定之
更張一旦或替未可知指南勤儉幹勤諉曰數之偶
然余獨謂此豈偶然心至力到能使斯寺其隆有加
如余前所謂美且重者將加美加重而不朽矣美之
者存乎夫重之者托乎人隆之者求乎己可也天下
事皆然豈獨此哉指南號斗峯桐庐吳氏子予不能
以贊助而徒以空文為紀歲月其能為不朽之助乎

九峯法善寺千佛閣記

兩儀一氣萬形一理千百億衆一心斯閣之以千佛
名也一佛也什一為十什百為千而以千佛為一佛
何也今夫大海兩點非摩醯首羅孰知其數自一二
點至千百億點莫非兩也恒河沙空中塵吾不知數
然此沙即彼沙彼塵即此塵非有二塵二沙也中國
之聖人曰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西方之聖人曰
佛釋伽未示現前過去千百億劫千百億衆莫不有
是佛心自己滅度後未來千百億劫千百億衆亦莫
不有是佛心聖人能盡其心光明圓滿如既望月凡

民不能盡其心者如弦月如晦月如物食月非心有
二也盡不盡二之耳宇宙間氣無二氣理無二理心
無二心人之生氣也所以生理也天之理有善有惡
以是賦於人之謂性人得是理而有諸方寸之謂心
儒者曰知性盡心不知此焉能盡此佛者曰識心見
性心即性性即心不識此見此焉能無所不盡子思
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本然之心也曰戒謹曰
恐懼所以盡其心六祖曰善惡都莫思量亦本然之
心也然且曰戒生定定生慧者亦所以盡其心然則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八聖人一心也西天七祖

中華六祖非有七非有六其心一也五百大阿羅漢
五十三善知識非有五百亦非有五十三其心一也
試嘗登是閣也一合掌頂禮頃無二佛見無三佛見
無十佛百佛千佛見見一佛是見千佛彼不以一佛
見而以千佛求者故而計之至千屈指舉名號而誦
之至千發聲是名執著障礙終不見佛古睦九峯法
善寺主僧指南節用劬躬侈大棟宇回嘗為佛殿記
今又得僧錄勸率檀施撤羅漢舊閣新之莊嚴千
佛叅知政事史公弼題曰清凉宝閣謂法善故嘗受
業法眼禪師也法眼者五宗之一宗禪有五宗寔非

五宗閣有千佛其寔一佛輪奐之穹刺繪之嚴遊者
自見無事於書乃為說偈言曰千百億化身非一
不能化見一不見千是善見千佛若以千見者二萬
手足指一身具九竅為千數者九乃至毛孔髮終不
可數計我以一見千千身同一心四大海內外河沙
諸國土言語不相通人面殊醜好千百億萬象本心
非有二盲聾啞跛男女各異相止是形相異心未
嘗不同所以學佛人返照求此心如此山九峯九峯
同一山數四復數五勢若無是處千人各成佛千心
心相印世人但修心即證無上果至元丙戌秋八月

○至元丙戌秋八月記

建德府南山禪寺僧堂記

佛事在東南浙右為盛浙右錢塘為盛錢塘之盛莫
盛於靈隱徑山聚其徒千五百至二千衆故其衆僧
所居之堂視天下無加焉古睦號浙右各郡然其地
山多而田少其為山石多而土少其為田私多而杭
少其氏士農多而工賈少其風俗儉嗇務本多而浮
游逐末少歲徵衣食租稅不如浙右一縣之盛能以
檀為佛奉者鮮矣故佛事在浙右為劣虛谷居士為
郡觀蒲鞋法眼補處及南北山道場竒峯邃壑茂樹

清泉固有他郡之所無土木丹碧鐘魚擊撞單鉢巾履雲鞵颺集亦無彼蕪湖杭秀之所有歲在丙子報恩光孝禪寺虛席諸山舉請於郡由冷泉蒙堂延無竭禪師如川主之始至廩且不給告谷曰吾將新僧堂谷謾應曰諾厥四年已郊春鳩工秋九月立植明年庚辰谷為萬里役而歸則川告曰堂成矣谷問堂若何曰吾堂制一如靈隱谷心異之夫以睦之為郡素不能競浙右之佛事而川之主斯寺也乃能化而為靈徑之僧堂非川能自擅其橐與夫願力足以感擅者之至殆不能臻是也谷於是合掌作禮而與川

言若有人刈鬚剃髮田踐履衲踐履坐一夏二夏三四夏以至八九十百夏是可為僧否曰是可為僧可為佛否曰為佛否也若有人捐珠割金賞帛擎粟拾一錢二錢三四錢以至百千萬億錢是可為堂不曰是可為堂可為佛不曰為佛不也若有人盡四大部洲眾為僧化十方世界諸珍室為堂以多於恒河沙數精乳香飯無上妙味為供供者受供者皆得為佛不曰為佛不也谷聞佛說六波羅密一曰檀波羅密六曰般若波羅密而同泰之檀非也達磨與語不契去而面北九年遂開中華五祖蓋彼以檀為檀而我以般

若為檀也。川乎僧也者，學為佛之人堂也。者學為佛之地，領是僧宰是堂者，學為佛之師也。是人為僧佛不在僧是地是堂，佛不在堂，然則其惟師乎？以身施者，檀力以財施者，檀資以法施者，檀道力與資有竭而道無竭也。川其以法施者，歟？試嘗問堂中僧，項後有眼則仰見星斗矣，腦後有眼則俯見山河矣，以兩不育者為眼，則見僧於堂而已。川淳安項氏子叔祖肆由舍法宰江之湖口，初肆業法眼，尋遍參諸方嗣前住平江萬壽伊岩師玉實，揚岐九世孫，嘗說法餘杭舟枕山成，此僧堂無人檀相，無我檀相，無僧相，無

堂相，以谷言為然，請為記。

徽州東門觀音堂記

佛法入中國，自東漢明帝時始。初惟知有釋伽牟尼佛耳，其後至僧寺位釋伽佛、彌勒佛、彌陀而三之。阿彌陀華嚴無量壽，又有所謂諸菩薩而觀世音有千手千眼之異，謂觀見世間音聲而往救其苦。傳燈錄有西天二十七祖，有南華六祖，有曹洞雲門法眼禪，有臨濟五宗，而佛之徒不勝其衆矣。初惟知有四十二章經耳，其後蕭梁時分為三藏，至五千四百卷曰經，曰律，曰論，而禪學之興，又各有問答唱咄最多者。

龍樹之華嚴經本十萬頌中國譯傳四萬五千頌最
簡者鳩摩羅什之金剛經尤易曉者莫若六如偈而
佛之說不勝其衆矣僧之至漢地者初惟有摩騰竺
法蘭耳華人祝髮學佛自此始其後始有維摩詰白
衣處士在家出家東晉庐山慧遠建白蓮社許劉遺
民等與會十二僧而六士今之不剃染道人是也又
有所謂白雲宗號優婆塞夷而佛之小支別派尤不
勝其衆矣徽城入東門之右倚北向南萬山堂之下
舊蔣氏居其屋地甚深今為道人任普誠所有創外
門三施茶東西廡二中為大殿左鐘右鼓奉觀世音

後為樓奉無量壽佛每月朔集善士奉金剛經上為
九重祝壽下為百姓祈福本路總管通議劉公為主
其事前任僧錄通議廣智沈公僧判佛心俊辯何公
實綱維之今任僧錄通智廣慧竇公僧判正宗弘教
和公又協成之施者輻湊其徒孫普和介學錄楊復
書來求記余謂徽俗極美號為江左佳郡今則戶口
未富人物殊鮮辛丑七月十三夜之火罄州治及城
市之半乙未九月初一之火僅存州治州倉州學紫
陽書院餘悉烏有丙子歸附已定而二李之叛城空
踰月茅葺齊簷庚寅績溪柯賊竊發西坑山寨攻之

半年乃下泉口松原相挺而起鄉民不入城者凡兩三月戶口所以未富坐此四變故也予讀朱文公之書生晚惟識其畫像然尚及識左史竹坡呂公吏部秋崖方公丞相訥齋程公其餘名卿士大夫不可勝數今則晚進後生豈惟不知戶口之盛雖前輩人物之盛有不能言者蓋四變兵火盜賊也一大變者士類漸不以讀書為事也惟此道場誦經供佛感名和氣當可免兵火盜賊之災總管通議劉公崇重學校之心尤有加於崇重廢寮之心必將使學校讀書之士尤不少於廢寮誦經之士彼所謂西方極樂悟苦

空此所謂天下至聖贊化育不妨自分兩途徽之人物雖文公復生不難也成就此道場香火其善心之緒餘一毛端四大海水誰得而識之是為記

臨安縣琅壁土地廟記

古宗廟之制有七廟五廟三廟二廟一廟之異事見陳祥道禮書乃後人祭祖稱同姓之廟也魯哀公就以孔子宅為廟歷漢唐至今見孔氏實錄後天下皆祀之異姓之廟也三代時無異姓之廟蓋自此始蜀志諸葛武侯傳侯初卒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景耀六年詔立廟沔陽則以習隆向克等奏

謂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後主始從之諸葛祠廟後徧於蜀人心所不能忘然古功臣有配享而無特立之廟聖如孔子後世以禮法廢後君順弟子之意為之讀王存九域志一開封府禹廟第一倉頡伊尹廟陳胡公廟顏考叔廟蘧伯玉廟子張子夏廟次之而澹臺子羽列子廟以至陳大丘十二廟共二十一廟天下州縣無一所而無廟生而為人死而為神文人才士亦然屈三閭廟於岳陽昭明太子廟於池陽張曲江廟於韶柳儀曹廟於柳皆是也杭州路士友新福昌鄉琅壁土地廟曰此鮑泰

軍明遠也因祈雨道涉吾境感暴疾而歿歿而為神祠前有土墩起即神之墓參之晁公武讀書志沈約宋書明遠上黨人宋世祖中書舍人臨海王子頊敗為亂兵所殺時鎮荆川文集有唐虞炎序云為宋景所害宋明字景休而李延壽南史無傳姓名見賈希傳中來求記者謂神在唐封泰民侯舊廟極隘淳祐乙巳里人撤而新之水旱疾疫禱輒應土風重蚕辨香紙署神位歸祀蚕大獲憲使洪起畏率父老於日必葺大化更而無兵寇之患者神之賜也聳丹青安陶甃牲酒告成五六年間始竣厥事稽考神

諱焘唐避武后改名昭嗚呼神之所以為神學者敬
之可也杜少陵逸俊之稱學者不可不勉而學之歟
皆

大德癸巳四月初一日己未奉議大夫紫陽方回記

